

作家艺术家传记小说



艾青

徐 刚 著



他的微笑也是坦率的，他笑着告诉青年人：蚕在吐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艾青和高
瑛在新疆的林
荫路上散步。

虽是在流
放中，但，最
深重的苦难还
没有降临到他们
的身上；那时，
艾青还显得年
青，一如往常
那样地潇洒，
手里夹着烟卷。

他的微笑
和他的忧郁还
同在的。

塞外的风
砂又怎能永久
地埋没一个诗
人身上的灵气
和骨气呢？

他的淡漠
仿佛是无声的
宣告：“权当
我生来就是这
里的人”……



他每擦燃一根火柴的时候，总爱凝视着这小小的火光，他会想起流放的日子，那时候，没有烟，真是太孤单。



艾青在为业余作者签名，他的手已经有点微微的颤抖了，他总是努力写好每一个字——不管为谁写，写在什么地方。



1982年的夏天，在美丽的西子湖滨，艾青和本书作者在一起谈诗，他说：西湖边上的玉兰，就象是我随手抛出的一块白手绢……

题艾青雕像

——代序

(一)

我要把空气
当作汉白玉，
借来艺术家的刀子
雕刻我的诗句。

书桌上的稿纸太薄，
怎能经受斧凿？
手中之笔太钝，
怎能用它磨砺？

面对着这尊雕像，
我对雕刻家充满了妒忌——
你给石膏、泥土以生命，
手下的形象充满了立体的魅力！
头部层次分明，

额角的两边一高一低，
天庭异常开阔，
象一片精耕细作的土地。

他用微笑的目光，
去捕捉诗意，
看不见身边琐事，
专心寻找形象和比喻……

(二)

向后梳理的头发，
是一团海浪涌起，
生命就象珠贝，
起伏在波涛里。
他爱面向海洋，
与大海一起呼吸！

我想起南海之滨的春天，
他曾在天涯海角寻觅——
那失落的青春岁月，
那潜伏的诗情画意。

他说：浪头打了我一巴掌，
海说：这是我们的敬礼……

一颗跳跃的心，
沉浮在大海里，
在带着苦味的海水中，
他裸露着自己。
雕塑家，你也去南海了吗？
你可看见他面向海洋时？……

(三)

微笑着，用他的眼神，
眼睛总是湿漉漉的，
望着这黑色的土地——
那是诞生了甜果与苦果的母亲啊，
他是你的儿子。
他在这条路上走过，
举过火把，吹过芦笛。
看着雪花在地上飘落，
看着车轮的痕迹……

他笑了，笑也带些神秘，
他知道这条路的崎岖。
命运驱赶着他走啊，走啊，
希望他有一天倒地！
可是，他没有倒下，
他用点燃的烟头照亮自己，
烟在他的手里，

火在他的心里。

他笑了，为他钟爱着的土地，
土地上的每一根青草，
草丛中的每一条小溪，
以及每一个黎明带来的晨曦……
他总是在黎明之前起床，
写露珠一样清新的诗，
他的笔尖象长河，
一直伸到朝霞里……

(四)

雕像静静地立在他的案头，
望着雕像就是望着自己。
望着他曾走过的那段历史，
那是整整七十一岁，
书桌上站起了岁月的影子。
雕像在对他微笑，
他在雕像前沉思。

是一尊小小的头像，
原料是石膏和黄泥。
是大地的一角，
是田野的气息，
混合着水与草的芳香，

显示着山与海的气势。

高矮难分，大小由之，
雕像的基石是他的诗。
他的诗将要载着他的像，
走到人们心里！

（五）

这是一尊像，
这是一首诗。
昂起的头颅就是诗，
微笑的眼神就是诗。
艾青的诗
溶化到了雕刻家的心里。

活生生的雕像，
几乎要发出言语。
它望着案头的稿纸，
它望着烟灰缸里的烟蒂，
假若夜风把稿笺吹乱，
它会把书桌重新整理！

这是一尊像，
这是一首诗……

1981年4月6日深夜——7日凌晨
于北京天桥斗室

第 一 章

桂林，月下，纯金的三轮马车

这是一座正在回忆的雕像——

张得蒂，亲爱的雕塑家，你知道艾青是多么喜欢这个塑像吗？

在艾青寓居的北纬饭店的套间里，这座雕像就放在艾青的书桌上。

他时常笑咪咪地望着，而雕像的多少带点忧郁的眼神，也一直在望着他。

是在探测心灵的秘密吗？

是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着发现自己——尤其是走过了艰难的长途、饱尝了人生的甘苦的人。然而，面对着镜子里的自身，却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一个平面，也是一种实录，无异于照像的。

艾青跟朋友们说过：“这个雕像是象我的。”

面对着这座雕像，作为一个长者、一个前辈、一个蜚声文坛的大诗人的艾青，变得具体了，可以让人从容地看得更加真切了。他的一些特点活现在人们的眼前：那忧郁的、含着泪水的笑，是

在暗夜里盼着曙色的笑，是经过苦寒以后看见春天的笑。他的额头是一高一低的，这使人想到他出世时的不容易，是罕见的难产，他好象并不愿意来到人间，而人间也并不欢迎他。他的天庭是异常开阔的，那里仿佛是一片辽远的、精耕细作的土地……

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诗人的浩光，而更象是一个农民。淳朴、厚道、只知道辛耕劳作，决不会工于心计。

他的皱纹深广而弯曲，就象是他曾走过的道路，也是他的笔耕的缩影。

他以含蓄的诗袒露着自己的情怀。

他从不会装假，但，也决不能因此断定他的心的一角就没有藏着秘密。

珍藏着的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回忆，是为了有一天化作轻烟时，仍然属于自己。

要知道他的秘密，还得从他的眼神里去寻找。

回忆中的雕像，是自由自在的。

埋藏得最深的那个年代。

桂林，月下，纯金的三轮马车。

一个美貌端庄、多才多情、正直善良的姑娘。

一部论诗的美文——《诗论》的诞生……

1939年的一个夜晚，日本鬼子的飞机刚刚轰炸不久，地上坑洼洼的。多雨的桂林，在一场暴雨之后，显得恬静而清新。

艾青和“救亡日报”的女记者高浩结伴，去看望日本友人鹿地亘。离开鹿地亘的寓所时，已是深夜了。在“再见”声中，鹿地亘把住所的铁门“咣当”一声锁上了，屋外，在一片旷野中，

在那一条小路上，只有艾青和高浩。

天上的月亮从一朵白云钻进了一朵黑云中。

地上是一个挨一个的水坑。

从月光下看去，并肩而行的高浩的脸部是一个剪影——一个模糊的教人捉摸不透的剪影——一个美丽得使人不知道怎么描述才好的剪影……

世界是沉寂的——尽管，明晨，战争就有可能向这儿逼近——但，此刻的确是宁静的——连隐隐绰绰的树木，都象梦境一样。

这种宁静，是可以教想爱的心灵融化的。

艾青挽住了高浩的胳膊。

他们离得更近了。

他们走着，不知道脚下有没有路，也不知要究竟走向哪里。

他们只是感到：在这个时候，甚至连说话也是多余的，只要走着、在一起走着就够了。

他们的目光在对视的一刹那，使这个寂静的、多云的夜晚忽然生出了很多光亮。

艾青说：“我想吻你。”

高浩说：“不，有人会看见的。”

艾青茫然地环视四周，哪儿有人呢？

这是有礼貌的拒绝，但，它却使艾青更加深了对高浩的爱慕。美丽而又不轻浮、不浅薄，这才是真正的美呀！

时值二十二岁的高浩，是中等偏高的身材，苗条的身段会使来自北方的人想起小白桦树，也象是南国竹林里一枝嫩绿欲滴的

新竹。她的温文尔雅是大家闺秀的风度，但，她也不拘谨，更没有故作姿态的搔首弄姿；她好象并不知道自己是长得很美的，这也正如她虽然颇有学问，却从不卖弄，与人谈话时常常用新月似的眸子看着对方，不时地以她惯用的口头语“哦？”“喔！”表示设问和惊讶的谦虚好学一样。

她的聪敏，她的女性的细腻，她的多情而又被封建礼教所束缚，是矛盾着交织在心灵里的。

在一次文化人的集会上，高浩朗诵了艾青的一首诗，效果自然是极好的，艾青惊讶了：这个女孩子是怎样透彻地理解着自己的诗的啊！但，在后来见报的一则消息中却是这样写的：艾青先生的诗是真正美的，高浩女士的朗诵是无法表达的，云云。后来艾青才知道，化名写这一则消息的，正是高浩自己。

艾青与高浩一起看电影的时候，高浩是这样不动声色而又十分巧妙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芳龄的：“我爸爸象夏伯阳，有一部大胡子；他死的时候，我和妹妹都还小；我比妹妹大三岁，我妹妹十九岁了”……

艾青听着，想着，心里有了微微的醉意。

他是真的倾倒于高浩的品质、风度及容貌了。

他决心向高浩进攻。

他自己在事隔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说：“我在恋爱上性急得很！”

更何况，其时，艾青与自己的夫人张竹茹的感情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他和张竹茹的结合，用艾青自己的话说，本来就是没有萌芽的爱情——是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艾青一想起张竹茹曾大段大段地从张资平的言情小说里照抄不误，再改头换面成自己的文字，作为情书写给他时，心里就有一种厌恶之感：原来谈情说爱也可以弄虚作假的。

拜访鹿地亘的第二天，艾青就给远在浙江老家的张竹茹写了一封要求离婚的信，并且告诉了高浩，高浩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这样呢？”

也许，连高浩自己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里，青春的花朵是一样开放的，爱情的机遇是一样存在的，而命运对于多情、善良的人的捉弄，却往往是更加无情的。

高浩犹豫着。

她的多病的母亲需要她料理，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妹妹需要照顾，她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者了，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但，对于恋爱却是陌生的——尽管，她知道自己在心里爱着艾青——一个有妇之夫——而且，象这样的终身大事，又怎么向母亲启口，又怎么能背着久在病中的母亲呢？

艾青是不顾一切的。

他以为，只要是真诚的爱，就应该去大胆的追求。

他们时常约会。

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纵谈时势、文学的时候，心灵总是相

通的。

思想会变得活跃。

心情会变得开朗。

笼罩着他们的，是一片美的氛围。

艾青把高浩请到住所时，总是摆好了谈恋爱的架势：茶几上有糖、也有苹果。

谈着，谈着，艾青的目光集中到了高浩的那一只白嫩的小手上。

这一只手刚好放在茶几的另一边。

艾青伸出手去，想握住高浩的手。

高浩悄悄而又迅速地把手缩了回去。

艾青只好悄悄地收拢了自己的手。

高浩却又把手伸了出来。

艾青再想去握的时候，高浩照例又退缩了……

艾青是性急的，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九三九年。夏天。

他们两个因为高浩的提议结伴去桂林郊区看一个农场。

一路上边走边谈，真希望脚下的路越长越好。

临近农场时，要过一条小溪，小溪里浅浅的水在潺潺地流，琴键似的鹅卵石错落不齐地排列着，多美的山野啊！

高浩站在小溪中间，象孩子似地笑着。那一天，她穿的是剪裁得体的阴蓝布旗袍，浑身上下的线条是那样地清晰。怔怔地望着的艾青，如醉如痴了。

就连这样的幽会，高浩也总是若即若离的：她细心地保护着